

回味

炖一锅鲜香 品亲情滋味



一锅鲜香。

伯父十三岁远赴内蒙古乌海投奔亲戚谋生。老叔十八岁当兵去了山西大同，后又至青海、西藏、甘肃敦煌。转业后老叔也去了乌海，我伯父伯母没少费心。老叔回老家结婚时，我父母卖掉家中仅有的一头猪，买回缎面、里子和棉花，做了三床崭新的被褥；伯母同伯父一起归来，给我们姐弟每人带回一身崭新的衣服。我爷爷晚年往返于乌海和白沟之间，帮哥儿仁看孩子，直到他在乌海突然发病离世。几十年光阴，父子兄弟情深，妯娌也亲如姐妹。

白沟大清河是老叔对乌海黄河爱的源头，老叔钟爱的渔具源自爷爷简陋的谋生家什，老叔以鱼为食材炖出的一锅鲜香是由爷爷的简易版“一锅出”升级而来。

我爱人向我父亲讨教过几次后，以鱼为食材炖出的一锅鲜香竟与老叔“一锅出”的味道十分相像。

我每天下班回家一进单元楼，常能闻到鲜香的气味儿，有时是炖鱼的香气，有时是炖鸡的香气，有时是炒菜的香气……这些香气，从不同的邻居家飘出来，弥漫在楼道里。几乎每家每户的厨房，都能端出与众不同的一锅鲜香。一锅鲜香，几乎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家的方向、爱的温暖。

一锅鲜香在岁月里绵延，飘散着浓浓的亲情滋味儿，也是人们民俗生活园林里落子生根、不可或缺的树种。

■王继颖

清水河、暖水、泊江海、沙井、框框井、百眼井、棋盘井……漫长的高速路贯串着与水有关的地名，贯串着内蒙古人对水的珍重。广袤的草原虽空旷少人烟，难觅水的踪影，但我们姐弟俩却对即将奔赴的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满怀温润的憧憬。

快到乌海时，天降甘霖。夜里十点，我们的车驶出高速公路，老叔和伯父家的颖姐已等候多时。伯父已经故去，老叔陪我们到伯母和颖姐的住处，等我们吃完热汤面，又把我们送到宾馆，这才乐呵呵地挥手回家。

我第二天清晨醒来，看到老叔发的微信——他早在宾馆楼下等我们了。他的等，是慈

爱长辈对贪睡孩子的宠溺。

早饭毕，老叔带我们去看黄河。浊浪滔滔的黄河穿乌海城而过，奔流不息的河水哗啦啦奏响雄壮的欢迎乐章。老叔个子不高，身体结实，皮肤仿佛被黄河水浸染般，形成了健康的土黄涩。他喜洋洋地和我们并肩站在岸上，看上去犹在中年，不像年近七旬的老人。老叔每次回河北高碑店白沟老家，都要讲到黄河。他慢悠悠地描述着，瓮声瓮气，话语像源源不息的黄河水，滋养着我对乌海的憧憬。老叔在黄河岸边的撑杆垂钓图，以及他在黄河波涛里驾着皮筏子撒网的镜头，于我脑海中闪过无数遍。老叔屡次发出邀请，他和黄河，已在乌海等候我们多年。

等候我们多年的，还有老

叔烹饪的“一锅出”。

憧憬多年，我们终于来到老叔老婶居住的小院。小院外的旧面包车内，藏着老叔亲近黄河的渔网、钓具、旧轮胎、橡皮筏子。老婶笑眯眯迎我们走进客厅，老叔美滋滋地钻进厨房。不大一会儿，厨房里飘出的鲜香气息就弥散在院内和客厅里，且越来越浓郁，把我们的馋虫都勾了出来。

中午，我们围坐在圆桌边。圆桌正中坐着一口铁锅，一圈热乎乎的白面花卷点缀在锅边，锅中主角是炖鱼段儿：鲤鱼段儿、鲢鱼段儿、草鱼段儿，酱黄油润，色泽诱人，鲜香扑鼻。老婶说，得知我们要来，老叔从黄河里网回这几条鱼，兴奋地收拾干净，藏进冰箱里。老叔把这一锅鲜香称为“一锅出”，微笑着招呼我们赶紧动



李海波摄

闲思随笔

亦与春风共芬芳

■章铜胜

立春前后，天气放晴，万物于春阳下显得暖暖的。有时会有微风拂过，也夹杂着温暖的气息。我看到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两张图片：一张拍的是一朵红茶花的特写，绿叶衬托中的茶花，花瓣重重，颜色红艳；另一张拍的是一树红梅，梅枝上，花开朵朵如羞涩的笑靥，花苞点点如娇媚的胭脂。老师写了几个字作标题：亦与春风共芬芳。我琢磨了一会儿，并没有弄明白老师想说什么，又不好去问，就只能在心里猜测着：是说花吗？还是另有所指呢？又或者只是因为见到了花，心有所感，随意而发？这其中缘由，倒让我费了一番猜想。

我倒愿意“亦与春风共芬

芳”里，是有着我难以揣测的深意的。那么春风，是什么风呢？“等闲识得东风面”，朱熹的东风，是春风；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诗僧志南的杨柳风，是春风。记得正月里的某一天傍晚，我从二姑家回来，走在大圩中间的田埂上，看到圩田里种的全是油菜，油菜已经醒了，开始抽薹了，虽然绿意已新，不过离开花的时间还早。此时，一阵风吹来，我顿觉脸上暖洋洋的，那一阵温暖的田间风，也是春风。

春风里，百花开。不用说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了，大概每一阵春风里，都有花儿纷纷开放吧。不是一朵，不是一种，也不是一处，春风里，处处可见花开纷繁的热闹。清代文学家蒋锡震在他的《梅花》诗里说：“竹

屋围深雪，林间无路通。暗香留不住，多事是春风。”竹屋深雪，林间无路，一阵多事的春风，送来梅花的暗香。人在雪中，望竹屋围雪，寻雪中路，也寻梅里香。在那时那景中，诗人该是暗与梅花共芬芳的。

我一直喜欢白居易的平实朴素。他在《春风》诗里说：“春风先发苑中梅，樱杏桃梨次第开。荠花榆荚深村里，亦道春风为我来。”那一树红梅开了，它不是白居易的苑中梅，也不是我所熟悉的园中梅，它属于谁呢？我只知道，那一树红梅开在远方，开在老师的镜头下，开在了老师的眼前，是不是也会开在老师的心里呢？我是无法知晓的，就像老师也无法知道我是那样认真地去琢磨那两张图片一样。我喜欢白居易的“春

风为我来”，也喜欢老师的“亦与春风共芬芳”，那是一树红梅的芬芳，也该是“樱杏桃梨次第开”的芬芳，可能还是我与春风所共的、不易察觉的点点芬芳。

宋代诗人王禹偁在《春居杂兴》里说：“两株桃杏映篱斜，妆点商州副使家。何事春风容不得？和莺吹折数枝花。”原来有时春风也是喜欢嫉妒，容不得花的芬芳的。

春风多情送芬芳，也会无情摧花枝。我看见辛夷花开满树的时候，总会想起王维的辛夷坞和他的辋川别业，想起满坞辛夷花开时紫白相间的世界。我不清楚那些辛夷树开了多少年的花，但我知道，每年的辛夷花都会在春风里纷纷从树上坠落，一瓣瓣，一朵朵，零落成泥。风住时，花已尽，枝头繁

花已成新绿。年华暗换，而我偏惊物候已新，倒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。花已尽，风住尘香，岁月芬芳依旧。

“春风不相识，何事入罗帏。”李白是潇洒霸气的，他在《春思》中说，春风啊，我又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就敢吹进我的罗帐中，勾起我的愁思呢？春风年年，春思岁岁，年年春风勾起的，又何止是诗人李白的春思。

梨花风里开，桃花风中落。风来风往，花开花落，不变的是春风年年、花开岁岁，不缺的是我们因春而起的种种思绪，喜也好，愁也罢，不关春事，也不碍百花开。我还是喜欢“亦与春风共芬芳”的那种随性与自然，我不细究春风百花如何起落，只藏取与岁月相随的袅袅芬芳。